

1949—

1966

对台 作战实录

八·六大海战

周恩来喜签战报 陈毅笑答
记者大陆海、空军痛打
“妖洞妖”

大陆空军紧急入闽
首战三比零大胜国军
张爱萍运筹帷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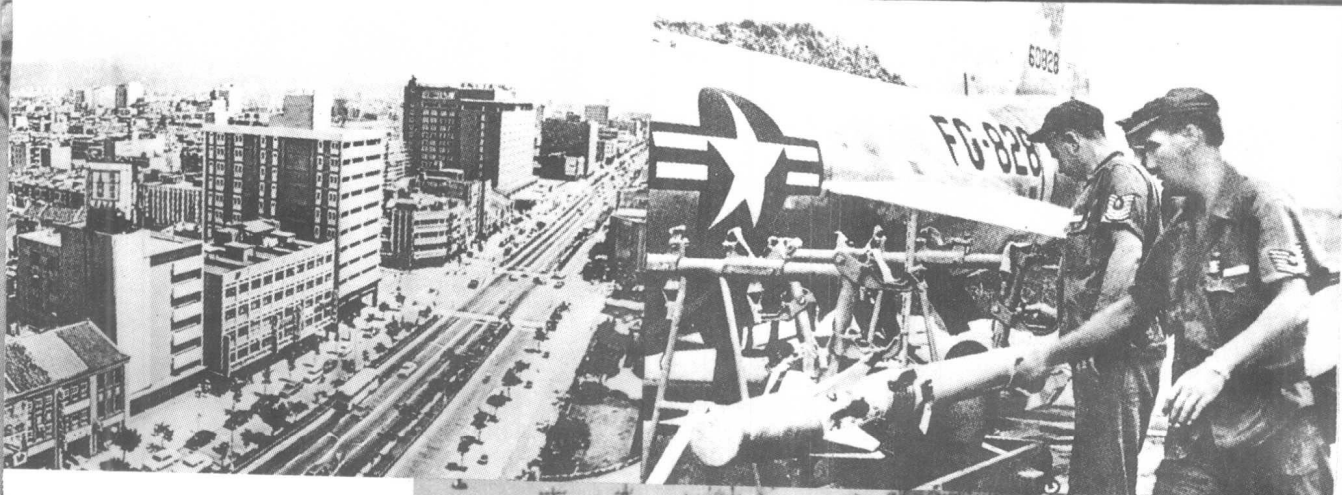
陆海空联合作战告捷
国产猎潜艇南海显威
赫鲁晓夫耿耿于怀，
中国人藏起了超极机密
神秘的五四三部队首创
世界防空导弹作战纪录
“黑棺材”葬身鱼腹
军事演习频仍

两岸将星陨落

陆海空大战中走出
共和国新一代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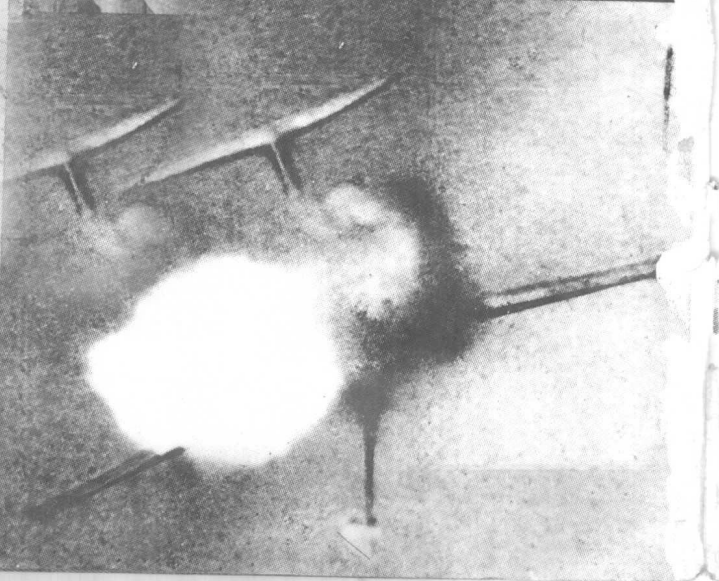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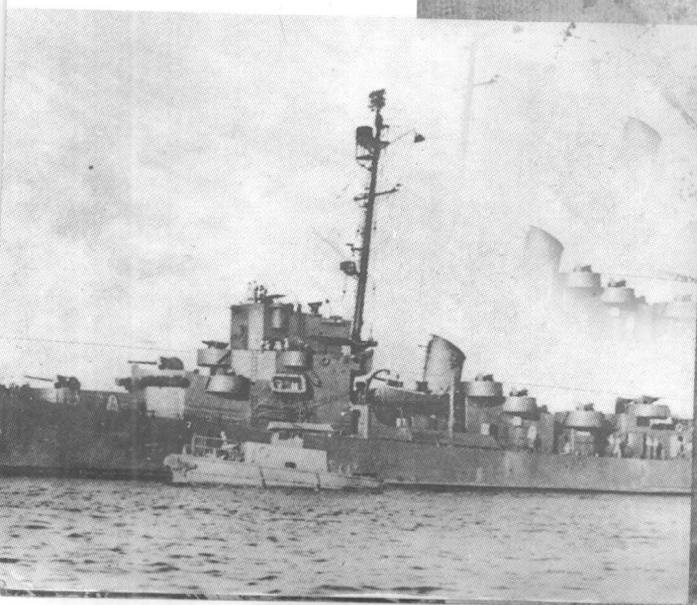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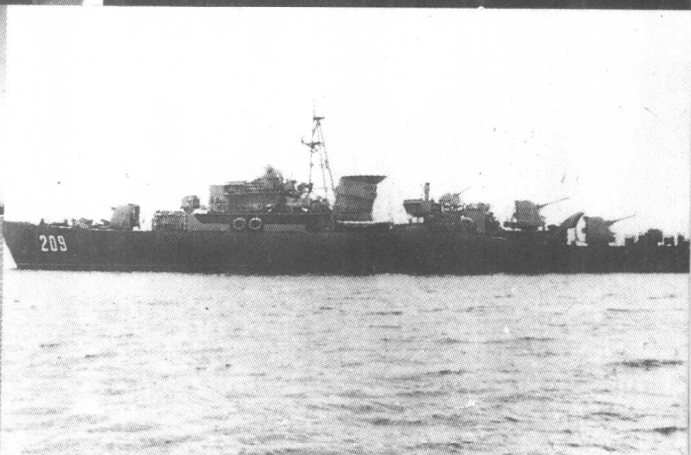
西安出版社



- 1.美丽的台湾岛
- 2.美军为蒋机安装响尾蛇导弹
- 3.威武的我军将士
- 4.我军小炮艇击沉的蒋舰“太平”号
- 5.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美军F-104型战斗机侵入我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被我海空军航空兵一举击落

1	2
3	
4	5





1. 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上尉飞行员徐廷泽（中）
2. 千万门大炮猛轰金门蒋军
3. 胜利返航的我海军编队
4. 我军的六五护卫舰
5. 八·六海战中被我军俘虏的蒋军官兵

1	2
3	4
5	

1949——1966 对台作战实录

赵俊涛

(下)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寇崇光

封面设计:惠文香

1949—1966 对台作战实录

赵俊涛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陕西省轻工厅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3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594-119-X/I.21

定价:(全二册) 5.96 元

第十章

毛泽东坐阵北戴河调兵遣将，“绞索政策”见奇效。大陆空军紧急入闽，首战三比〇大胜国军。八二三万炮轰金门，当年卢沟桥抗日名将死于非命。高悬星条旗的美国军舰掉头逃跑，挨打的台湾水兵大骂“美国佬混蛋”。“响尾蛇”导弹初试身手，中国人藏起了超级机密？赫鲁晓夫耿耿于怀。炮战出效益，国军官兵竞捡弹片，废品商喜发洋财。

一江山岛、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后，金门成为台湾对抗大陆的最重要一处前哨阵地。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将该岛作为屏障台湾的据点和进犯大陆的基地。到一九五八年，金门防卫部所辖兵力达6个步兵师和2个战车营，共计2.8万余人。有105毫米以上口径大炮308门，90毫米高射炮32门，40毫米高射炮114门，轻型战车和自行火炮106辆。如此众多的兵力聚集金岛，显示出台湾对该岛防御是何等的重视。

与此同时，隔海对峙的福建也在大力加强战备工作，一批空军机场、海军基地先后完工。鹰厦铁路亦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全线贯通。同年底，为加强福建防空能力，毛泽东作出“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四月，福州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电示，上报了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准备在适当时候，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封锁。就在解放军伺机而动的时候，风云变幻的中东形势急转直下，为炮击金门提供了有效的机会。

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人民的起义斗争如火如荼。时隔两月，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被推翻，两国的亲西方势力大受打击。考虑到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很快作出反应，七月十五日，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两天后，英国也步美国之后尘，派伞兵在约旦空降，用武力干涉国内部事务，中东形势突变，台湾当局企图趁火打劫，公然叫嚷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七月十七日，台

湾当局下令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对福建、广东沿海实施侦察、照相、空投宣传品。国民党军还连续举行军事演习，并积极筹划攻击大陆的重要军事目标。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总参谋长王叔铭、陆军总怀念彭孟緝、空军总司令陈嘉尚、海军总司令梁序昭等高级将领接连到金门、马祖活动。金门守军更是有恃无恐，不断向大陆开炮轰击。台湾海峡刀光剑影。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决策。七月十七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总参谋部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空军和地面炮兵立即开始行动，空军转场入闽越快越好；地面炮兵和海岸炮兵的任务是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利用一切时机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船只。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风清气爽的北戴河谈笑风生，向有关高级将领部署炮击金门的行动。毛泽东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毛泽东还为将领们勾勒出炮击金门的轮廓：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当晚召开会议，会议为炮击金门作了时间安排，要求空军除非气象复杂，一定要在七月二十七日进入福建、粤东的作

战机场。炮击金门预定在七月二十五日进行。

当夜，正在福建基层组织抢险救灾的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突然接到军区电话：速回福州军区作战室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叶飞立即驱车急返福州。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在电话中说，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叶飞负责。当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韩先楚已经到任。叶飞对此通知很感疑惑，认为应由韩先楚指挥。当得知是毛主席的决定后，叶飞立即接受命令，召集军区领导和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组建前线指挥所，第二天，叶飞即和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乘车奔赴厦门，展开多项准备工作。

叶飞率领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驰抵厦门后，于七月二十日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以17个炮兵营组成莲河炮兵群，负责炮击大金门；以15个炮兵营组成厦门炮兵群，负责打击小金门；海岸炮兵则负责打击料罗湾内的国民党舰艇；在厦门、莲河各部署一个高射炮兵群，负责对空安全。

当天夜晚，参战的摩托化炮兵部队，冒着滂沱大雨，从闽北、闽中、闽南各地兼程向莲河、厦门疾驰。坦克、重炮一路轰鸣，在夜色中难辨首尾。到达待机位置后，各炮兵部队马不停蹄地在风雨中抢修道路，构筑工事，开设观察所，在5天内完成了射击准备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入闽参战的空军航空兵立即进行隐蔽转场。首批转场的歼击航空兵一师一团和十八师五十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秘密进抵福建连城和广东汕头机场。此后，解放军其他歼击机、轰炸机、侦察机部队也陆续进驻漳州、连城、福州、龙田等机场。七月二十五日，以聂凤智中将为主司令员的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在晋江罗裳山开始实施指挥。

在空军和炮兵部队开向战区的同时，解放军海军也奉命抽调海岸炮和水面舰艇入闽参战，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少将负责指挥。当时海军决定主要以鱼雷艇和护卫艇参战，驻上海的东海舰队鱼雷艇六支队一大队奉调南下厦门。在无法航渡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下，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陶勇中将亲自指挥，将鱼雷艇装上火车外运，为了隐蔽起见，

随车的海军官兵都身穿陆军军装。专列到达厦门后即进山洞隐蔽，入夜才开抵海军码头。隐蔽措施相当成功，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随后，解放军海军其他奉调的鱼雷艇、护卫艇、猎潜艇也分别进驻战区周围的平潭、泉州、厦门、三都澳、后渚、东山岛。

连日来，解放军三军调动频繁，在福建引起很大轰动。目睹重炮、飞机、舰艇纷至沓来，当地老百姓更是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中央军委获悉台湾将在近日内派出两个师到金门换防，于七月二十五日晚，电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立即进入射击位置，待命开炮。但毛泽东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于七月二十七日写信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决定暂缓炮击金门的行动。毛泽东在信上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叶飞接到此信的电报后，立即和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认为各项准备工作还不充分，如推迟炮击时间则更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及叶飞的建议，决定推迟炮击金门。前线部队利用这一时间，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

炮击金门时间后推，两岸的战斗首先在空中打响，大陆空军隐蔽进入闽、粤，国民党空军一无所知，仍按惯例派出飞机侦察袭扰，结果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

七月二十九日，粤东沿海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十时四十三分，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副中队长刘景泉率4架F-84型雷电式战斗机从台南起飞，

贴着云层，直奔汕头而来。

十一时零三分，F-84进入南澳岛以东空域时，大陆雷达发现异常。此时，在汕头机场的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早已作好应战准备。针对国民党空军一大队号称“飞虎队”，十八师已决定由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等空战高手组成“打虎队”随时待命升空。

发现敌机后，十八师指挥所发出“一等准备！赵德安等4人迅速跨进飞机座舱。十一时零五分，十八师师长林虎命令“起飞！”4架米格-17型歼击机在蒙蒙细雨中低空出航。4机编队穿出云层后，地面通报：“F-84，4架，在右前上方，注意搜索！”赵德安回答“明白”，4机继续爬高，并向右前方搜索。

十一时十一分，高长吉首先在右前方5000多米处发现两架F-84，他兴奋地报告：“发现目标，2个！”林虎从无线电中听到后立即纠正：“不是2架，是4架！”高长吉仔细一看，又发现2架。赵德安随即令高长吉、张以林双机攻击，他和僚机黄振洪掩护。林虎估计战区只有4架敌机，遂命令空中机队：“你们周围没有别的情况，大胆沉着地攻击！”4架米格战机无所顾忌，直扑目标。绕到敌机群后面，准备攻击。

此时，F-84的飞行员亦发现空中出现飞机，由于距离尚远，没有辨认出对方的机型，一名飞行员自言自语道：“后面来了4个，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说时迟，那时快，高长吉、张以林已咬住两架F-84，另两架F-84见状大惊失色，立即作右转动，想迂回过来绕到高长吉座机尾后，张以林动作敏捷，当即射击一串炮弹进行拦阻，迫使敌机停止右转变为左转。高长吉借机咬住一架敌机，在169.5米的距离上，发射22发炮弹，将这架F-84打得凌空爆炸。紧接着，在高长吉后上方的张以林连忙蹬舵，一个半滚倒转咬住刘景泉的座机。刘景泉立即下滑作急剧动作，躲避危险。张以林穷追不舍，从2000米高度俯冲到200米，死死咬住刘景泉。在后面掩护的高长吉看见海面上浪花飞溅，急得直喊“开炮！”张以林瞄准目标，在151米的距离上连续开炮，159发炮弹喷泻出炮口。刘景泉感觉到飞机一颤，看见左机翼被打掉一大块。他驾着飞机歪歪斜斜飞了一段，勉强飞到马公岛上空，只好弃机跳伞。

就在高长吉、张以林大战敌机的时候，赵德安、苏振洪也分别向另两架F-84发起进攻。一架F-84想绕到高长吉后面，为刘景泉解围，赵德安直迎过去，连续3次点射，打得敌机尾部冒出火花。这架F-84不敢再战，带伤向台湾逃去，中途迫降在澎湖。仅剩的另一架F-84势孤力单，赶紧一个跃升钻入云层落荒而逃。

十一时二十八分，4架米格战机凯旋而归。地勤人员向还在滑行的飞机跑来，赵德安在座舱里举起左手，伸出3个手指示意：三比零！

第二天，毛泽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说：“祝贺空军旗开得胜。”同一天，美国合众国际社发出电讯：超音速的中国共产党飞机，昨日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斗。

战后，空军命令，给赵德安、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和领航员林文宽、胡中孚提前晋升军衔的奖励。赵德安所率领的飞机中队，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后来被空军命名为“霹雳中队”。指挥三比零战斗的师长林虎，至八十年代升作解放军空军中将军副司令员。

进入八月份，台湾对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有所察觉，对大陆空军进驻海澄、龙溪，陆军大量进入福建的情报尤为重视。八月六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情况高度紧张，命令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七二九空战之后，台湾军方认为，国共争夺台湾海峡制空权的战斗已经开始。

为了争夺台湾海峡制空权，解放军在一线机场部署了6个歼击机团，另有11个团进入二线机场和待机位置。歼击机数量达520架，主要装备是米格-17和国产“五六式”。“五六式”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后来改称歼-5。解放军空军在数量和性能上优于台湾空军，但在作战时必须遵守有关政策：1. 不进入公海上空作战；2. 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我空军也不轰炸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可轰炸金门、马祖，但仍不轰炸台湾；3. 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中国领空，坚决予以打击。当时福建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只能背朝大海向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转

眼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东南沿海的斗争由于美国的介入,已成为复杂的国际性问题,解放军空军遵守的作战政策,就是依据这种形势制定的。

国民党空军虽然知道解放军空军已经入闽,但对具体情况却不摸底细。在加强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的同时,开始出动战斗机掩护侦察机到福建各空军基地进行侦察。

八月七日,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亲自出马,率领8架F-86型战斗机掩护2架RF-84型侦察机飞向大陆,准备对晋江、惠安机场进行侦察。汪梦泉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老牌飞行员。淮海战役时即是国民党空军三大队的上尉分队长,曾多次驾P-51野马式战斗机攻击解放军的地面人员和车队,他不仅留学过美国,而且具有1000多小时的飞行经验。

发现国民党飞机来犯后,驻漳州的解放军空军第九师的8架“五六式”立即升空截击。双方刚一照面,解放军飞行员岳崇新就向汪梦泉发起攻击,飞机从9000米高空直打到3000米。汪梦泉为摆脱攻击,拿出看家本领,使用了半滚、侧滑、摇摆、斤斗、俯冲等剧烈动作。岳崇新紧随其后,4次开炮射击,打得汪梦泉驾着受伤的座机逃回台湾。

八月十三日,国民党空军又出动12架F-86型战斗机,掩护2架RF-84型侦察机前去侦察福州机场。这天清晨,解放军海军航四师刚刚由青岛流亭机场转进福州机场。发现国民党空军前来侦察后,该师立即起飞4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迎战。在空战中,航四师飞行员程开信、陈怡忠分别将两架RF-84型侦察机击伤。

八月十四日是国民党军的“空军节”,一九三七年的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与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激战于笕桥上空,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驾驶美制霍克Ⅱ式战斗机,击落日军6架三菱96式G3M轰炸机,取得赫赫战果。后来根据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建议,“八一四”成为国民党军的“空军节”。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来历的“节日”国民党军继续出动大批战斗机进驻大陆。

当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的11架F-86型战斗机飞至福建平潭岛上空,与解放军空十六师四十六团

的8架米格-17遭遇。国民党机群不仅数量占优势,位置也居高临下。在不利条件下,解放军飞行员周春富驾机冲入敌阵,左冲右突,一阵扫射,打落F-86两架,打伤一架。在厮杀中,周春富座机亦遭击落,周春富跳伞落入海中。

福州军区得悉空战情况后,立即组织海上救援活动。毛泽东也让秘书用电话通知福州军区,一定要救起落水飞行员。解放军海军护卫艇和平潭县1800艘渔船在海上进行了反复搜寻。但始终未能找到周春富。

此次空战,国民党空军虽然损失了两架F-86,但毕竟在空战中首次击落了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多少有些自我安慰。至于所谓“八一四大捷”的吹嘘,则不过是宣传的需要罢了。

八月二十二日,解放军空军又击伤飞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飞机1架,经过4次空战,国民党空军以被击落4架,击伤5架的代价,了解了对岸空军的实力。从此,其飞机除了伺机侦察外,一般不再进入福建上空。随着制空权的丧失,国民党空中战线从福建内地退至海峡上空。在可靠的空中掩护下,福建地面炮兵部队顺利完成了集结。

台湾海峡上空炮声隆隆,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不敢怠慢,也在全力加强战备。金门防卫部司令官胡璉除了部署防御外,还对守岛部队的军官作了调整。曾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即在此时崛起于金门。郝柏村升任第九师少将师长不久,在向胡璉报告战备情况时,宣称驻守小金门的第九师“攻似利箭,守如金盾”。

在后来的炮战中,郝柏村和他的第九师受到台湾当局的器重。解放军万炮齐轰,金门全岛指挥通讯中断,唯独第九师通讯保持畅通,郝柏村一役成名。第九师荣获蒋介石亲自颁发的象征最高荣誉的“荣誉旗”,郝柏村获颁四等云麾勋章。此后,郝柏村成为蒋介石刻意培植的将领,先后担任军长、金防部副司令、“总统府”侍卫官、军团司令、副参谋总长执行官、陆军总司令,一九八一年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一九九〇年,已是“国防部长”的郝柏村脱掉戎装,出任“行政院”院长,成为台湾军界、政界举足轻重、炙手可热的首要人物。

八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和山东诸省进行视察。结束视察后,毛泽东又回到北戴河,集中精力思考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问题。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正式决定,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他同时指出,经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八月二十日,北京电话通知叶飞,要其立即去北戴河。叶飞立即乘专机出发,因途中雷雨影响,第二天中午方到北戴河。休息片刻之后,叶飞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汇报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除了毛泽东以外,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也在场。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看摊在地毯上的地图,精神非常集中。听完汇报,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国民党军的营一级部队都配备有美国顾问。叶飞当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叶飞这么一说,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毛泽东随即宣布休息,自己作进一步的思考。

当天傍晚,林彪写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其内容是,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毛泽东对林彪的建议未置可否,最后下决心按计划炮击金门,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

二十一日晚,参战的解放军陆军炮三师、二十八军、三十一军所属各炮兵团和福建省军区、二十军所属炮兵部队各一部,共36个地面炮兵营,以及海军的6个海岸炮兵连,隐蔽进入发射阵地。各部队均于二十三日拂晓前完成了一切射击准备。参战的鱼雷快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也于二十二日深夜秘密进入战位。459门火炮、80余艘舰艇,200多架飞机一齐盯住金门岛。高炮六十三、六十四师、空军高炮一〇三师和陆军军属高炮部队共6个团零5个营组成的高炮群,为莲河、厦门地区撑起了防空伞。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解放军的炮阵地逶迤长达30余公里。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建前线天气晴朗,和风轻

拂,海面上的一片宁静。听到“一级战备”的命令后,炮手们脱下炮衣,装定好射诸元,做好了一切射击装备。

十七时三十分,前线部队指挥员发了“开始突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解放军的数百门火炮一齐打响。顷刻间,炮声震天,地动山摇,金门守军阵地、码头、机场和营区都陷入烟雾火海之中。解放军的6个远程炮兵营重点轰击金门太武山,胡璉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海岸炮兵则向料罗湾内的国民党军舰猛烈开炮。

金门守军对解放军的炮击毫无防备。当天下午十七时,金门防守司令部正召集官兵利用聚餐的形式,听“国防部长”俞大维训话。解放军开始炮击的时候,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中的餐会已散,胡璉陪着俞大维在张湖公路的山下步行回司令部。金门防卫部副司令赵家驷、章杰和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吉星文则站在翠谷湖边的桥头上闲谈。突然间,一群炮弹嘶嘶着掠过太武山,落入翠湖。紧接着是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弥漫,弹片横飞。站在小桥上的三位副司令官当即被炸死。

赵家驷、章杰、吉星文三人,都是在台湾军界小有名气的人物。赵家驷当年曾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参谋长,辽沈战役结束前侥幸从沈阳逃出。大陆影片《大决战》中曾有该人形象出场。章杰则长期在空军任职,后调任金防部副司令官。吉星文早年曾率军保卫卢沟桥,同日军血战,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侄子。一九五九年三月,蒋介石通令嘉奖,为三人追晋军阶一级,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炮声突响,金门守军们纷纷隐蔽。在混乱中,俞大维被人背入路边山下躲避。胡璉急忙跑回司令部,拿起电话想要下令金门炮兵全面还击,但岛上所有电话线都已被炸断,他只好用无线电对部队发号施令,并向台湾告急。20分钟后,国民党军炮兵开始还击,但很快招来解放军更猛烈的炮火。

在解放军海岸炮兵的猛烈轰击下,横宽万米的料罗湾内,被炸起的一根根水柱,犹如林立的巨大喷泉。国民党海军的1艘大型运输舰“台生”号,被密集的炮弹击中甲板、舰身和指挥台,呆若木鸡地停在海面上。

八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继续展开战斗。解放军投入的兵力有36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1个鱼雷快艇大队，2个护卫艇中队。台湾方面也派出多艘舰船，为金门增援兵力和物资，还有部分人员是来抢修被解放军击伤的“台生”运输舰的。

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在料罗湾内停泊的舰艇达17艘。为掩护这些舰艇的活动，金门炮兵以厦门、莲河为目标，发炮猛轰。解放军炮兵当即予以还击，近万发炮弹射向金门岛和料罗湾。

在纷飞的弹雨中，国民党军的“台生”、“中海”两舰先后中弹，其他舰艇也难以坚持。十七时四十分，这些舰艇开始向外撤退。航行不远，即被解放军观察哨发现。解放军的6艘鱼雷艇在快艇大队参谋长张逸民率领下，犁波斩浪，驶向金门海域。

驻守金门南方东碇岛上的国民党军发现解放军快艇出动，急忙开炮拦阻。驻镇海的解放军海岸炮兵当即作出反应，成群的炮弹砸向东碇岛。在岸炮掩护下，6艘鱼雷艇继续前进。

进入金门海域后，解放军很快发现国民党军的“中海”、“台生”号大型运输舰、“美乐”号中型运输舰和几艘小型警戒艇正在慢速徘徊。国民党海军根本没料到解放军的鱼雷艇已经南下，认为总算逃到安全地带了，对于已逼至30链外的鱼雷艇毫无觉察。张逸民急令全队展开成两个突击群，直取“中海”和“台生”号。

双方相距4链时，国民党军发现了海面上的快艇，几名水兵竟打开信号灯联系，发现不是自己人，急忙开炮射击。但为时已晚，难以作有效的转向规避。解放军的鱼雷艇冒着密集的炮火，直扑“中海”和“台生”两舰。张逸民一再传令：“沉着，放近打！”鱼雷艇冲到至敌舰2链时，才向目标发射鱼雷。近距离的攻击，立即奏效。“中海”号被命中一雷，遭受重创。4000多吨的“台生”号被炸开两个大洞，渐渐下沉，舰上官兵在浓烟烈火中纷纷跳海逃生。

目睹敌舰中雷起火，解放军鱼雷艇转向撤出战斗。国民党军大小舰炮猛烈追射，正在施放烟幕的175鱼雷艇左机舱被击中起火。该艇坚持自航返航，但终因大量进水而沉没。12名艇员决心游回大陆，最后有5人生还，艇长以下7人失踪。

— 8 —

在两天的战斗中，国民党军损失不小。台湾当局岂肯善罢甘休，图谋使用空军进行报复。二十五日下午，国民党空军第五、十一大队的48架F-48型战斗机一起出动，飞临金门以东海域上空，摆开大战一场的阵势。为了引诱解放军飞机到公海上空作战，有8架F-86飞至漳州上空，充当诱饵。解放军空军出动68架米格-17和“五六式”飞机迎击。驻漳州的航空兵第九师一个大队起飞后，由于没有发现目标而奉命返航。因技术故障落在后面的刘继敏双机突与4架F-86相遇，刘继敏毫无惧色，立即下令攻击。2架“五六式”与4架佩刀式展开空中格斗。在失却僚机掩护的情况下，刘继敏单机拼杀14分钟，从1万米高空打到800米低空，两架F-86在他的炮口下报销。正当他追击另一架F-86时，解放军地面高射炮兵误以为敌机来袭，将刘的座机击落坠地，刘继敏不幸牺牲。

此次空战，解放军击落两架F-86，但却损失了一名优秀飞行员，暴露出空炮协同不好的严重问题。为此，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专程赶到漳州，专门研究解决空炮协同作战问题，并制定了空炮协同作战的四项原则。

在连遭打击之后，台湾当局于八月二十五日暂停对金门的海上运输，并决定从二十七日起改变海运方式，由“美”字号中型运输舰取代“中”字号大型运输舰，充当海运主力，起航地点也由高雄改为澎湖马公。为躲避解放军的炮火，这些舰只求助于夜幕遮掩，而且只行驶到料罗湾外海锚泊，然后用小艇小船向码头驳运。国民党空军运输机也不时飞抵金门，为其运送急需物资和修理人员。

八月二十六日，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福建前线部队，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以炮兵打击在金门机场起降的运输机，海军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小型舰艇的打击，航空兵要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飞机，但不要越出领海上空作战。福建前线部队根据彭德怀的指示，以奉调入闽的炮兵二师、六师各一个团，分别加强厦门、莲河两个炮兵群，同时在围头方向建立一个远射程炮兵群。空军、海军也作了相应部署，封锁金门的力量大为增强。

经过数日炮战，金门守军阵地、营房、码头、通讯系统遭受很大损失。解放军急欲消灭岛上的炮兵阵地，却未获成功。因为金门守军的炮阵地多修筑在大陆方面无法目视瞄准的隐蔽地方，解放军隔海远射，难以校正弹着点，所以很难摧毁岛上的纵深炮兵阵地。

为了将金门的炮兵阵地彻底干掉，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考虑用飞机轰炸金门。八月底，韩先楚在陪同刘亚楼、陈锡联到厦门视察时，向叶飞提出了轰炸金门的设想。叶飞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也没有涉及空军轰炸，如果使用轰炸机作战，还需使用战斗机护航，届时将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冲突，认为不宜轰炸金门。出于对韩先楚的尊重，叶飞将两人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第二天王尚荣打电话给叶飞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虽然解放军的炮火猛烈，但为了维持岛上数万官兵的生计，台湾仍不断派出军舰为金门运送物资。九月一日夜间，国民党海军一艘“美”字号登陆舰，在“沱江”号、“柳江”号和“继源”号护航下，驶离澎湖马公港，试图对金门守军进行补给。二十二时四十八分，“美”字号出列驶往料罗湾，另外三舰在外海掩护。

解放军海军发现这支编队后，计划以3艘护卫艇掩护鱼雷艇队出击，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字号。由于雷达站引导失误，鱼雷艇队误向护航的“继源”号发起进攻。当时海空明月高悬，风急浪高，不利于鱼雷艇作战。

说起“继源”号军舰，其舰名的来历鲜为人知。该舰原名“永兴”号，是一艘近千吨级的美制猎潜舰，航速15节，装备有76毫米炮1门，40毫米机关炮4门，20毫米机关炮8门，以及火箭深弹、雷达、声纳等武器和电子设备。该舰曾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上海起义，在开往南京途中发生叛变，起义骨干牺牲，舰长陆继源也被击毙，军舰被劫持回上海，后开往台湾。台湾当局乃将“永兴”号易名为“继源”号。此时，“继源”号借着月光，已发现解放军的快艇，舰炮一齐瞄向其来袭方向，作拦阻射击。鱼雷艇冒着炮

火发射10条鱼雷，无一命中。在撤出战斗时，已经中弹的174、180两艇在混乱中相撞沉没，人员被护卫艇救回。

见鱼雷艇攻击失利，3艘护卫艇集中火力向“沱江”号发起猛攻，各艇上的机关炮一齐扫向“沱江”舰。打到距“沱江”号300米时，因弹药一时失供，“沱江”号以20毫米炮反击。不一会儿，护卫艇重新开炮，弹如急雨，直打得“沱江”号甲板上空无一人，机舱起火，全舰官兵伤亡逾半。身负重伤的“沱江”号被前来救援的国民党军舰拖向马公港，结果在中途沉没。

此次海战结束后，为挫败国民党军利用夜晚向金门实施运输的活动，解放军的探照灯部队投入使用，每隔十几分钟对金门外海进行照射，发现目标，炮兵立即开火。灯炮协同，国民党军的海上运输一度陷于中断。

在封锁海上运输的同时，解放军炮兵还重点轰击金门的西村和沙头机场及起降飞机。虽然金门岛上的两座机场都修建在有山峰屏挡大方向视线的地方，但解放军的炮弹仍不时呼啸而至，颇令国民党军惊诧。原来，解放军炮兵在炮击前已根据投诚人员的情报和空军航侦照片确定了射击座标。台湾飞来的运输机更是难逃火网，解放军总是在其将要降落时向机场猛轰，仅仅一星期，国民党军就有4架运输机被击伤。到后来，两座机场跑道弹坑累累，飞机想降落也不可能了。

由于海上运输空中运输都被解放军所封锁，台湾方面只好改用空投的方式为金门守军进行补给。但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之解放军炮火密集，空投的物资一部分漂落海中，一部分被解放军开炮炸毁，只有少部分为守军所得。到此，大金门守军处境日益困难，而周围几个小岛上的国民党军的补给更是难以继，只能靠储备品度日。

解放军的大规模炮击活动，使金门频频向台湾告急。台湾当局则千方百计地想“驱使美国直接以军事行动介入，并肩作战对抗共军”。在美国，艾森豪威尔也被金门遭炮击一事弄得寝食难安，甚至无暇去打高尔夫球。美国对解放军的作战意图也不明了，认为中共有可能想用封锁来断绝沿海岛屿的粮食供

应,也有可能对沿海岛屿,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为了显示对盟友蒋介石的关心与支援,艾森豪威尔下令对台湾给予一些有限的支援,将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加强第七舰队的力量。金门炮击,终于促使中东局势有所缓和,除了从地中海、美国本土和菲律宾调来军舰外,美国的第四十六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的飞机也进抵台湾,所有在这个地区的美国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

台湾当局一心想把美国拖下水,借以共同对付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登陆金门或进攻台湾的具体设想,这是美、台所始料不及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和美国脖子上的绞索,没有必要帮助对手解开这些绞索。国外一些军事分析家也认为中共没有发动登陆作战的企图,其理由是:“炮轰是在台风季节到来不久开始的,这时进行登陆作战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此外,进行登陆作战所必需的装备也从来没有集中起来。”对于中共炮轰金门的意图,多年后台湾方面才有所领悟。当时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的沈俞虹在撰写回忆录时认为,一九五八年,中共掀起台湾危机,其目的是试探《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

响彻金厦上空的炮声持续了10天,金门守军的物资供应每况愈下,台湾当局更为如何阻挡解放军登陆而忧心忡忡,美国则为下一步采取什么对策煞费脑筋。就在这时,台湾海峡的局势又出现新的变化。

九月三日夜,毛泽东突然提出,福建前线自九月四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九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金门炮声虽然沉寂下来,但美国国内却在为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而争论不休。九月四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杜勒斯甚至认为,“如果不得不出面干预,就得动用一些小型原子武器。这是一种

令人不愉快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前景。”

杜勒斯发表好战声明后,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反应。九月六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指出台、澎、金、马自古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苏联当时虽然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事件而对中国不满,但仍对中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致信艾林豪威尔,警告说,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么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攻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也许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力劝其不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世界各国舆论纷纷警告美国必须悬崖勒马,美国公众也指责现其政府晕头转向。

面对国内外的谴责声浪,美国政府的战争叫器有所收敛,但又不愿在这场较量中甘拜下风,加之蒋介石多次乞求,遂作出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的决定。九月五日,美联社的一则消息称:“不断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美国第七舰队不久将开始为国民党的运输船护航。时隔一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即得到证实。

九月七日,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亲率一支台、美联合编队向金门海域进发。在这支编队中,有国民党海军的“中”字号大型登陆舰和“美”字号登陆舰各一艘、作战舰5艘,还有美国“海纳伦”号重巡洋舰等7艘美国战舰。靠着美国军舰的护航,国民党海军以为安全有了保障,竟在大白天直驶料罗湾抢滩卸载。但面对解放军的炮口,国民党军还是格外小心,不仅施放了烟幕,卸载点也移至隐蔽的后湖、厝里山一带。金门守军为掩护其海军登陆舰抢滩卸载,不时向厦门地区开炮射击。

解放军前线部队发现海面上出现美国军舰,大感意外。由于不明确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各炮兵部队未敢擅自开炮。美国护航编队躲在国民党运输舰船之后3海里左右,摆出掩护的姿态,后来发现解放军未向其开炮,便渐渐驶入国民党的舰群中。内林、米勒在撰写《美国海军史》时承认,为国民党军护航是一种“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并未能帮助金门国

国民党军摆脱困境,当天二十四时,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福建前线部队,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惩罚性炮击。

九月八日,解放军的炮击尚未开始,国民党海、空军抢先出动,拉开当日大战的序幕。上午九时二十六分,国民党空军机群兵分两路,向汕头方向袭来。一路是六大队的2架F-84侦察机和三大队的4架F-86战斗机,在执行侦察任务后飞返台湾。另一路则是“王牌”五大队的12架F-86,已飞到南澳岛上空。

九时四十二分,解放军空军十八师师长林虎令团长王保钧率8机起飞截击。九时五十七分,双方机群在东山岛上空遭遇。国民党空军习机发现解放军后,12架F-86迅速调整高度和队形,摆成“鱼饵阵”,解放军飞机虽在数量、高度、速度上处于劣势,但并未放弃攻击。一阵扫射,即把对手的“鱼饵阵”打乱,双方飞机在空中往来追逐,展开激烈的空战。

在混战中,解放军1号长机王保钧的座机进入螺旋,改出后继续战斗。2号机领航主任孙辉远发现2架F-86咬住团长的座机,立即告警:“后面有敌人,要注意,我反击!”迅即扑向一架F-86,将其打得带伤而逃。8号机张以林不愧是空战高手,再次显露出超群的技艺。在座机负伤的情况下,张以林突然减速,使1架F-86冲到自己前面,他随即推杆加速下降高度,咬住目标并连续3次开炮,这架F-86冒出一股黑烟,未及挣扎,就受到张以林的第4次攻击,一头扎进波涛汹涌的大海。战后,在张以林的射击胶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海的浪花和礁石。在这次空战中,解放军同国民党空军“王牌”打成平手。

就在双方展开激烈空战的同一时间,国民党海军的“美乐”、“美珍”号等4艘登陆舰,在5艘美国军舰的护航下,由澎湖马公驶出,开进料罗湾靠岸卸载。当时解放军已做好了炮击国民党军舰的准备,见有美舰混杂其间,叶飞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说: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同时交代叶飞,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并要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

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叶飞又进一步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当时,毛泽东的指示是由王尚荣通过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听后极为吃惊,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王尚荣回答: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叶飞当即表示: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和北京通完电话,叶飞极为紧张,深恐炮击时错打美舰,酿成大错。他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这一命令,都很吃惊。并纷纷追问。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复述一遍,各炮群当即表示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中午十二时,美国和国民党的混合编队抵达料罗湾港口,登陆舰开始在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美舰则停在外海。北京接到福建前线的电话报告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开火。从十二时四十三分起,解放军43个地面炮兵营及6个海岸炮兵连,一齐开火,重点轰击国民党军的舰艇、码头和岛上其他军事目标,发射炮弹达2.17万发。在密集的炮火中,“美乐”号登陆舰被击起火,继而爆炸沉没。“美珍”号等3艘登陆舰也先后中弹,带伤逃向外海。

炮声一响,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指挥战斗的叶飞,即准备应付美舰参战。但在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并未开火,而是退到远处海面上,无动于衷地看着国民党军的登陆舰挨炮。见此情形,叶飞甚感意外。

解放军炮火猛烈,“护航”的美国军舰又逃之夭夭,金门守军和料罗湾内的国民党军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则连连发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不少水兵跺脚大骂“美国人混蛋”。得此消息,台湾只好下令军舰返航。事过21年后,当时在台湾“国防部新闻局”任职的刘毅夫还撰文嘲骂了美国人的护航。

我站在旗舰姚道义支队长身旁,悲惨地看着我

4艘孤立无助的运补舰挨炮，再用无可形容的眼睛回头看美国兵舰，他们好象根本无动于衷，他们好象奉的命令就是来金门参观，而美其名曰‘护航’，哎，狗臭屁的护航啊！”

金门激烈的海空大战令世界为之震惊，许多插曲也应运而生。九月九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乘坐C-47专机，从金边飞往香港。途经川岛上空时，亲王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同敌人战斗，应该向官兵们表示慰问和致敬，遂令飞行员把飞行高度降到800米在空中盘旋示意。驻川岛的解放军雷达连发现空中出现不速之客，误以为国民军的C-41型运输机，立即用高射机枪射击，西哈努克座机险遭击落，急忙掉头飞去。事后，周恩来向亲王表示歉意说：“亲王阁下，我们的士兵给您开了个军事玩笑，让您受惊了。”西哈努克说：“我很乐意为中国海军当一次靶子，不过，对于机枪手的技术，我不敢恭维。”两人相视而笑。

九月十一日，台湾当局与驻台美军拟定了名为“闪电”的运输补给计划，按此计划，4艘美国军、11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向金门驶来。周恩来亲自布置打击行动，准备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备底盘。十四时五十七分，按照周恩来的命令解放军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齐向国民党军舰和金门岛上目标发炮。见炮火袭来，国民党军舰吸取前两次教训。不等美舰的掩护，急忙起锚向外海疾驶，仅有一艘受伤。美国军舰的表现依然如故，闻听炮声立即退向外海，作壁上观。在当天的炮击中，解放军共发射炮弹2.5万余发，摧毁金门军事设施10处，击伤运输机1架。台湾当局见美国军舰参与护航同样无济于事，只好另想他法对金门实施补给。九月十三日凌晨，国民党军两艘“美”字号登陆舰趁天色未明，偷偷驶向料罗湾。解放军监视严密，一顿炮火将两舰轰了回去。紧接着，国民党军又想用拖船拖带小型登陆艇航渡，再以抢滩卸载的方式运送物资，这一行动同样在解放军的炮火中夭折。

九月十四日，国民党军又作新的尝试。当日中午，一艘“中”字号登陆舰和一艘“联”字号登陆艇，在作战舰艇的掩护下，驶入料罗湾以南水域，停在解放军火炮打不到的地方。17辆美制LVT履带式水

陆输送车满载物资，从舰上下水，驶向金门。这种输送车美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台湾军方称其为“水鸭子”。在航渡过程中，解放军的炮火将2辆“水鸭子”打入海底。傍晚，国民党空军又出动C-46运输机7架次，为金门守军空投物资。在当天的补给活动中，国民党军虽然损失了2辆水陆两用输送车，但毕竟为岛上守军运去了部分物资，遂决定继续使用输送车航渡和运输机空投两种方式为金门实施补给。

为了使金门守军不得安宁，解放军不仅多次大规模炮击，而且还开展了零炮射击活动。九月十三日，毛泽东电令参战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求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对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由于零炮不时打来，金门守军只好整天躲藏在阴暗潮湿的坑道内。十五日深夜，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封锁金门，要求参战部队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和空投场，空海军要寻机打击国民党军的飞机和舰艇。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军陆军四十一、四十二军炮兵和炮六师四十一团各一部分兵力，陆续入闽参战。解放军封锁金门的炮兵大增，地面炮兵达14个团另7个营又14个连，另有海岸炮兵8个连。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并继续展开炮战和空战。

金门炮战，美军亲自参与护航，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考虑用何种方式支援中共的军事行动。九月十六日傍晚，正在远离莫斯科1000多公里的克里米亚休假的赫鲁晓夫，会见了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赫鲁晓夫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使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海空方面，我们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这样能够对蒋的海军起到威慑作用。赫鲁晓夫进一步谈到苏联的意图，“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去，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借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最后，赫鲁晓夫希望刘晓把这个建议转告给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

席，并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刘晓返因莫斯科后，立即将赫鲁晓夫的建议急电报告毛泽东。刚刚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建议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新建议同样抱有戒心。十月十二日，中国向驻苏使馆发去电报，由刘晓转交给赫鲁晓夫，电报说：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

中国在婉拒赫鲁晓夫建议的同时，借机向苏联提出仿制图-16轰炸机的请求，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技术资料 and 样机。后来，图-16型彗式轰炸机在中国制造成功，被合名为轰-6，至今仍作为主力机种在解放军空、海军服役。

随着金门战斗日趋激烈，美国部署在台湾的战斗机数量不断增加。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托马·穆尔曼公然声称：美国部署在台湾的F-100飞机，“如果接到命令”，“可以用来跟中国共产党的飞机战斗”。九月十七日驻台美军接替了台湾本岛的防空任务，并经常出动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但在实际上，美国也力求避免和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其空军特意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了一个分界线，地面管制站严禁其飞机飞越这个分界线。

有了美国空军保护台湾本岛，台湾国民党空军再无后顾之忧，每天出动飞机数量由100多架次增到200多架次，除了掩护金门补给行动外，还不断飞到闽、粤上空寻机同解放军较量。

九月十八日，解放军空军十八师一个团刚刚由二线机场转至前线机场3天，团长沈科即率8架飞机作战区飞行。机群飞至福建漳浦东南上空时，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的8架F-86偷施杀手，解放军的一架飞机当即被击落。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解放军飞行员作出剧烈的摆脱动作，大速度俯冲、上升、盘旋，在被动中实行反击。副大队长朱有才在急上升转弯时，发现一架伺机攻击的F-86，立即靠上去，抵近瞄准射击，一顿炮火将其击落。7号机韩玉砚在飞机

负伤后仍坚持战斗，将F-86一架击伤。在空中，韩玉砚的座机中弹30余处，但他却以超人的毅力，驾驶伤机返航着陆。

九月二十四日，台湾当局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空中攻势。出动F-86飞机126架次、RF-84飞机14架次，对北起浙江温州，南至汕头沿海的解放军空海军基地进行侦察。不少F-86还挂载了美国提供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虽然早在四十年代纳粹德国就研制出X-4空对空导弹。但在十几年时间里，世界各国空军还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这种新式武器。

解放军对国民党的空中攻势预有准备，采取连续出动，区分梯队、层次配备的作战方法，起飞各型歼击机248架次迎击。看见解放军飞机源源而至，国民党空军未敢大批深入，只有小批飞机进到德化、三都澳、温州地区上空，并遭到解放军的截击。此次空战后，美国《航空杂志》将解放军的打法命名为“口袋战术”，声称其相当厉害。这一消息最先传到苏联，又从苏联传回中国，彭德怀听后亦非常高兴。

在当天的战斗中，国民党空军的24架F-86飞入温州地区上空。驻路桥的解放军海军航空二师命令罗烈达中队、师臣胜中队、姜凯大队起飞迎敌，随后又令王万林大队升空掩护。九时四十二分，姜凯大队与12架F-86展开近距格斗。空战开始时，解放军并不知道国民党飞机携带了美国造“响尾蛇”导弹，仍按常规战术向其发起进攻。双方机群缠斗在一起。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始终未得到发射导弹的机会，只好撤回台湾。

在另一空域，因掉队而加速追赶编队的解放军飞行员王自重，单机与12架F-86遭遇。王自重奋不顾身，架机楔入敌阵，近战格斗5分钟，击落F-86两架。在王自重撤出战斗的时候，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趁机从背后发射“响尾蛇”导弹，将其击落，王自重壮烈牺牲。

国民党空军使用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是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中部中国湖畔的美国海军武器研究中心研制的。该弹长2.6米，直径0.135米，重70公斤，射程8—14.5公里，其采用的红外线制导系统与响尾蛇用以探测和攻击目标

的红外敏感器极为相似。碰巧的是,在美国海军武器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区,也经常有响尾蛇出没,于是科学家就把“响尾蛇”的名字,赐给了这种新问世的导弹。“响尾蛇”导弹经不断改进,衍生出多种型号,总产量达15万余枚,至今仍在西方国家广泛使用。

“响尾蛇”导弹虽然初试身手,击落了一架解放军的飞机,但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底牌,解放军根据该弹红外线的灵敏度不高,没有敌我识别系统的特点,很快制定出防范措施。此外,在空战中国民党军发射的“响尾蛇”导弹还有多枚坠地,有的还未爆炸,以致完好无损地成为大陆国防科研部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样品。几年后,中国的“霹雳一号”空对空导弹问世,其机制与“响尾蛇”非常相似。

在缴获的“响尾蛇”导弹当中,有一枚被运往苏联,供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火箭研究所参考之用。苏联的导弹专家见到这枚导弹很是惊喜,一致认为其设计比苏联的要好。赫鲁晓夫后来也被请去参观这枚导弹,在参观过程中,赫鲁晓夫得知该导弹缺少一些关键部件。虽然中国方面已经声明把所有部件都送来了,但赫鲁晓夫却认为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中国人丢失了这些部件,要么就是故意不肯拿出来,而且他非常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多年后,被废黜的赫鲁晓夫在撰写回忆录时,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在西方的不少军事刊物中,亦有对这一事件的追述,瑞典《国防防务评论》一九八〇年第八期的有关文章即涉及此事。

“一九五八年,在金门、马祖上空进行的一次中国米格飞机同台湾F-86佩刀式飞机的空战中,因为偶然的原因,一枚美国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击中目标而没有爆炸。这枚导弹后来被送往苏联,但一些关键零件被中国人扣了下来。当时苏联正在研制这种导弹的仿制型K-13A‘环礁’导弹,这些零件是他们急需的,因而对研制颇有影响。”

闽、粤上空战斗频仍,而地面的较量同样激烈曲折。双方竭尽心智,都想在你死我活的角逐中占据上风。国民党军的补给活动仍是以水陆两用输送车航渡和运输机空投为主,但方式不断变化,以对付解放军的炮击。解放军针锋相对,各种新打法亦不断出台。国民党军水陆输送车和运输机屡遭打击,空投、海运补给计划没有一天能如数完成。

为了增加对金门的空投,台湾当局与驻台美军反复计议,决定调集空军第六联队的全部飞机,从十月一日起,每天出动运输机120架次,以换人不换机的办法,昼夜不停地进行运输和空投,使日投物资达到600吨。解放军空军获悉这一情报后,决定组织歼击机利用美机掩护空隙,进入金门上空游猎国民党军运输机。十月二日,中央军委予以批准,但是重中飞机不飞出领海,不轰炸金门。

十月三日,国民党空军预定白天出动39架运输机至金门空投。下午十五时以后,解放军发现有C-46型运输机24架飞至金门上空准备空投,同时有48架F-86随同掩护,美机则在公海上空巡行。十五时四十分,福州军区空军命令驻连城、汕头机场的部队各起飞米格-17型歼击机24架,飞至接近金门的同安、漳州、漳浦地区1.2万米高空,吸引和牵制国民党空军的护航机群。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战术果然奏效,就在国民党空军注意提防解放军高空机群的时候,4架米格-17型歼击机已从晋江低空隐蔽出航,在解放军空军十六师四十八团副团长曹双明率领下,悄然飞临金门以南的海面上空。

解放军的4架米格战机飞至围头以北35公里处,2号机方洪义眼疾目明,发现第一架C-46型运输机已接近金门上空。曹双明见该机已进入金门高射炮保护范围,遂将紧随其后的第二架C-46作为猎杀目标,在距离700米处开炮射击,将其击落。2号机方洪义、3号机余耀忠接连攻击另一架C-46,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这架C-46同遭击落。4架米格战机即打即离,高速掠过大金门上空,返回基地。在高空担任掩护的国民党军F-86机群发现上当,为时已晚,解放军的机群早已得胜凯旋。

庞大的空投计划刚刚实施就被解放军的突袭所打乱,台湾当局大为震惊,认为这是解放军空军扩大攻击范围的不祥之兆。蒋介石权衡利弊,立即下令白天停止对金门的空投。

在解放军封锁金门的隆隆的炮声中,国民党军绞尽脑汁。使用各种手段为金门守军运送补给品,但事倍功半,种种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或收效甚微。从九月十四日到十月五日,金门平均每天到手的补给品只有171吨,仅能满足最低需求量的40%左右,